

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（1940年4月2日）》考釋

李 慧

內容提要：本文節錄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》中所述及的古籍購買細目，利用本館館藏西諦先生購書收據存單（館藏號：XD11275），以及《鄭振鐸書信集》中致張壽鏞先生的部分信札，三者相互對照，進行考釋，試圖揭示1940年2月至1940年4月2日間，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搶救珍貴古籍的細緻工作，以期深入發掘和全面認識鄭振鐸先生等人的重要貢獻。

關鍵詞：文獻保存同志會 工作報告

1940年1月由鄭振鐸、張壽鏞、何炳松、張元濟、張鳳舉五人成立的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，以及圍繞該同志會，社會各階層有志之士開展的搶救民族文獻的事業，在我國近代文化史上堪為彪炳千秋的偉業。從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，鄭振鐸共有九次工作報告給時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，這些報告約在1949年被帶到了臺灣。1983年4月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為慶祝50週年館慶而編印的“館史史料選輯”中收錄了這些秘密報告。經由陳福康先生的整理，發表於《出版史料》2001年第1輯和2004年第1期，“這些報告都是由鄭振鐸親自起草的（祇有一件尚未找到直接根據），可以與他致張壽鏞的信相對讀”^①，陳先生已提出了整理的思路，並做了大量細緻而繁複的工作，將報告中重要的明清乃至近代藏書家、書賈都做了一一考釋。

拙文便是循着這一思路，節錄第一號工作報告中的購書細目，利用國家圖書館館藏中西諦先生購書收據存單（館藏號：XD11275），以及劉哲民、陳政文兩位先生所編《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——鄭振鐸先生書信集》一書中致張壽鏞先生的信札來相互對照，以期對1940年2月至1940年4月2日這段時間內，第一號工作報告所述及的古籍購買過程及細目作一簡要注釋。其中有鄭先生大量關於搶救古籍的真知灼見，以及於匆忙中寫下的有關古籍版本價值的評價，有裨於我們深入認識作為藏書家、版本目錄學家的他，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，全身心投入搶救民族文獻的偉大功績。

需要說明的是館藏購書收據存單，西諦先生當時已做了編號，如：收據丙××號。行文中將收據落款的民國紀年均換作西元紀年，收據上實洋×××圓均祇將金額數字照錄。而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》原文以【】括住，釋文以筆者按語附後。

【自二月初以來，購進各書有可奉告者：（一）二月底購進劉氏玉海堂（劉世珩）所藏善本書計七十五種，中有宋刊《魏書》一部（後印），元刊元印《玉海》一部（計二百冊附刻十三種，全國內似無第二部，惜附刻最後二種係以明印本配

全)，明刊及抄本曲二十種，餘均爲元明抄本及抄校本，計值一萬七千圓，係從孫伯淵處購得，由潘博山君介紹。】

按：1940年2月6日致壽鏞書札中載：“玉海堂書昨付定洋三千圓”^②，而2月26日則記有“玉海堂書尚有餘款一萬四千圓未付（已付定洋三千圓）”^③，3月1日云：“玉海堂劉氏書款已於前日交去，當即將書取來，計共二十二包；現暫存敝處，俟辦事處成立後，即移皮。”^④

【（二）三月初購進杭州胡氏書七百八十種，中有元刊本三種（均不甚佳），明刊本六七十種，餘皆爲抄校本及清刊本，清刊本中有極難得者，且均爲初印本，校本多半出丁丙及許增手，蓋其中書多半係胡氏從娛園購得也，價六千圓，係中國書店金君介紹。】

按：1940年3月20日，鄭先生信札載：書以六千圓購得，“無意中發現‘善本’不少，雖其中《仁齋直旨》爲明板，非元刊，又其他元板三種，均不甚佳（尚初印）。然中多丁丙、許增校本，且有數種稿本，極難得。其他清人集等均極初印……（此批書仔細估計，價在萬金以上，如零購，尚不止此數。）現正會同郭先生在分別甲乙，並在目錄上詳注版本及作者。”^⑤郭先生即爲著名書法家郭晴湖，承擔了聯絡購買、編目及登記等大量工作。

【（三）三月底購進上元宗氏（禮白）金石書二百二十餘種，中有元刊元印《考古圖》最佳，亦多稿本及抄本，可稱善本者近四十種，容庚《金石書目》未著錄者凡六十餘種，購價計四千圓，係鐵琴銅劍樓瞿鳳起君介紹。】

按：1940年3月26日信札中載：“瞿鳳起先生頃來敝寓云：前途已允以四千圓成交；惟中有《金石錄》四冊（翁松禪校），早已售去，誤列此目，擬易以他書。敝意，可允之（似須由售主來一聲明爲妥）”^⑥，約在27日付款成交。29日致鏞書信中云：“宗氏金石書目已囑其在每頁上蓋印爲憑。《金石錄》一書，已易他書五種，計共二百二十六（？）種，較原來數目，多出五種。”^⑦

【（四）三月初購進張聰玉所藏松江韓氏舊抄校本書十二種，雖非上品，而價甚廉，且均尚有用，中有明抄本《法帖釋文》，舊抄本《道藏目錄》，及校宋本《謝宣城集》等，價三百五十圓，由中國書店經手。】

按：《法帖釋文》、《謝宣城集》購書時間有差，見收據丙8：1940年2月7日付定金300圓，2月20日續付50圓結清。《法帖釋文》30圓、《道藏》50圓、《杏庭集》25圓、《方壺存稿》40圓、《梅花字字香》30圓、《古篆韻》20圓、《孟子》40圓、《春秋傳》40圓、《春秋類例》25圓、《謝宣城集》40圓、《金石例》80圓、《詩譜》25圓。共445圓，八折356圓，尾數扣記。

【（五）三月底購進鐵琴銅劍樓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書廿種，均甚佳妙，中

有愛日精廬舊藏《營造法式》十六冊（影宋抄，見《愛日誌》，惜中有新抄配本四冊），圖繪精絕，又有明抄本《澠水燕談錄》二冊，黃丕烈等跋，洪武刊本《元史》七十冊，萬曆刊本《十六國春秋》三十二冊（惜抄配二冊），明初刊本《龍門子凝道記》二冊（葉石君藏），明黑口本《滕王閣集》二冊（何夢華藏），元刊本《素問入室運氣論奧》一冊，元刊本《黃帝內經素問遺編》一冊等，價共二千圓，係由中國書店估價，而與瞿鳳起君直接商妥者。此皆由各藏家收購者。】

按：3月29日信札中記爲：“瞿鳳起先生有書一批……湊齊二十種，共售二千圓，敝意以《營造法式》爲最佳，可謂壓卷之作之一也。”^⑧3月30日還記有“中有洪武本《元史》及《營造法式》，最佳。”4月2日信札載曰：“瞿氏書二十種，昨已與鳳起先生面商，以二千圓購之……《元史》爲洪武本，有補板，然亦有極初印者在內。此外，以《澠水燕談錄》、《龍門凝道記》、《滕王閣集》爲最佳。元板數種，雖不甚佳，亦可留。好在瞿氏交易，此僅‘發端’。已與鳳起先生約定，將來如欲售何書，必不交坊賈經手，而先送敝處。當可陸續獲得不少也。”^⑨

【正在進行中者有湘潭袁氏（思亮）藏書近八十箱（中多善本），南海康氏所藏宋元明及抄校善本二百餘種。惟康氏所藏宋元本鑒別不精，多雜贗品，非細加剔除不可。袁氏書則包羅甚廣，精品極多，數日後或可商談成功。即此數批書，已略有可觀矣。】

按：3月29日曾言及袁氏書正在接洽中，有宋本白文五經（《左傳》在內，最罕見，各家目皆無之），黃跋《夷堅志》（二部），元本《白雲集》，勞校《漳南遺老集》等十種，總計近一千種書。價約在五萬以上。惟此批書價值遠在鄧氏群碧書以上，似必須肯其成功也^⑩。4月2日信札中云：“袁氏書，聞‘善本’甚多，書目尚未取得，‘定洋’三千圓，亦暫存中國書店，未付去。”又云：“這批書大可注意。決不讓平賈得之。”^⑪

【鄧氏群碧樓書（以抄校本爲多）爲孫賈伯淵及平賈等所合購（聞出價四萬餘圓），善本不過三百餘種，而索價至五萬金以上，普通書亦不多，觀其送來之書價單，其全部定價在十萬以上，可謂未之前有之奇昂。惟其中明抄各書及何義門、鮑藁顥、勞氏兄弟所抄校者，實是珍品，棄之可惜，應否選購若干種，尚祈示知（細目及價格下次抄奉）。】

按：群碧樓藏書的購買頗爲周折，1940年2月6日，鄭氏在給張壽鏞的信中提到：“孫伯淵與平賈合購，價約四萬五千至五萬圓。（因小費甚多）其望甚奢。聞欲售十萬圓左右。當緩緩圖之。（抄校本在二百種以上，實爲大觀）《興化縣誌》（萬曆刊本）昨已送還，立爲平賈所奪，殊可痛心！”^⑫爲了購得此批書，鄭先生往來奔走，托潘博山與孫賈議價，（所選一百餘種），其他尚有善本若干，則爲葉葵初、潘博山二位已選去^⑬。而到了三月上旬進展仍不順利，3月13日鄭信札云：“群碧樓書，重要者在抄校本；據潘博山云：彼等要價在五萬圓以上（所選者約一百餘種）。今午與孫賈等接洽

過，彼云：祇要售出本錢，盡可多選些，普通書亦可包括在內。善本書不肯批價，以所批之價太離奇，且不欲拆售也。”3月26日信札中曾提及：“孫賈昨曾將群碧目中各書，注明價格送來”^④，事情有了些許起色，似乎放棄祇選購一部分的計劃。一直到四月，才購得群碧樓藏書（見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》），最終以五萬五千圓成交，其中善本，約有三百數十種。以抄校本為最多（大多數為鄧邦述所編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所著錄）。……鄧書全部，據平賈估價，在十四萬圓以上，且競購甚力。故我輩商議再三，不得不忍痛以五萬五千圓成交。由此也可窺見西諦先生在有限的時間裏，搶救可能流落敵偽之手的典籍，周旋於商賈中之十分不易。

【至嘉業堂中物，則迄未商洽就緒，恐其數值決非我輩力所能及。鐵琴銅劍樓所藏已商約再三，絕不他售，瞿氏兄弟深明大義，殊為難得，當可分批陸續得之，欲一時盡其所藏，此時尚談不到也。南潯張氏昆仲之書亦可陸續得之。又有李氏藏普通書一百二十餘箱。約一萬數千冊，均有用之參考物（如《九通》、《廿四史》及清代所刊史、集等），由傳薪書店介紹，在接洽中，其價大約不出四千圓（約三千數百圓可得），購之似亦可補充善本庫之所闕也，因其廉（每冊不及四角），故不妨購得。】

按：3月13日致鏞書信中曾言及此事，傳薪書店在一二日內將得法院拍賣書一批，“共一百二十箱，內叢書甚多，據云，擬售三千餘圓。約計每箱不過三十餘圓耳。即全為‘局刻’，亦不貴也。且‘叢書’中亦有甚貴重者。敝意似可以三千至三千三四百圓之價全部購下，即清人集，亦可退還若干，以此中已有不少也。……頗以為‘廉’”，^⑤與此吻合。而此批書於1940年4月購入，“一百三十餘箱，一萬數千冊（尚未點查完畢）。價共三千六百圓”（見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》）^⑥，暫時寄存法租界暨大圖書館……內字畫值二百圓。^⑦

【至零星在此間各書肆及北平各肆所得者，亦頗足一述。近代史料約得七八十種，中有抄本不少，如《島夷紀略》、《窺豹略》（皆敘鴉片戰爭經過）、《內閣官制》等，皆可資用。】

按：收據丙29：1940年4月4日，樹仁書店，《島夷紀略》8本、《島寇紀略》1本、《鴉片奏案紀略》1本、《窺豹錄》5本，價180圓。另鄭氏書札中提及：“慰堂先生有信來，亦主多購清人集及近代史料。”^⑧蔣復璁，字慰堂。

【分別有清人文集約得四百種，皆選擇其有用與不可闕者。普通之詩詞集皆棄之。】

按：清人集先預付書款，分批次交至張壽鏞處審核選定，分別為1940年2月7日、13日、16日、23日、而相關的預付款收據有丙2：2月5日，中國書店，400圓；丙3：2月6日，傳薪書店，440圓；丙7：2月7日，傳薪書店，200圓；3月12日，文匯書店，100圓；3月17日，來青閣書莊，100圓。又前文所述法院拍賣書中已有清人集

等，可見清人集的選購歷時較長，是經鄭先生等人的細加挑選，在有限的時間和購書款中極力保存珍貴古籍。

【其他零購善本如元刊元印《樂府詩集》（傅沅叔密校）、】

按：3月1日鄭信札記：“趙萬里先生擬代購元刻《樂府詩集》一部。”^⑩又4月2日信札提及此書，“趙斐雲先生昨有函來，說誦芬氏之元刊元代《樂府詩集》已以一千八百圓購妥。”^⑪

【嘉靖本《六朝詩集》（二十四家，《北平圖書館善本目》僅十七家，闕首二冊）、】

按：收據丙18：1940年3月13日，傳薪書店購進，《六朝詩集》，200圓。

【嘉靖本《唐百家詩》（朱警編，北平圖書館僅有明抄本）、】

按：嘉靖本《唐百家詩》係托趙萬里先生自北平購下^⑫。而在西諦先生的購書收據中有一件1940年2月5日給趙萬里的匯款存單，金額2000圓，編號為丙1，《唐百家詩》當為所托之一種。後3月29日、30日信札中提及的《神器譜》，則為托購之另一種。^⑬

【元刊大字本《中庸或問》（蝴蝶裝，紙首為元代物價）、明抄本《聖宋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》、萬曆刊本《神器譜》、】

按：鄭先生3月30日信函提及此書云，趙萬里先生寄來《神器譜》一冊，價一百五十圓，絕為精妙。^⑭

【崇禎刊本《南樞志》（絕佳，雖為殘本，未見第二部）、嘉靖抄本《皇明名臣碑銘》、】

按：鄭先生言此書甚佳，應購之^⑮，後《皇明名臣碑銘》、《水經注》以520圓一同購入（見1940年3月20日鄭振鐸致張壽鏞信札）^⑯。

【明抄本《寶日堂志》（張壩作，類《酌中志》）、萬曆刊本《鬱岡齋筆塵》（價未商妥）、萬曆刊薛應旂《憲章錄》（天一閣舊藏）、】

按：《寶日堂志》見下文《牛首山志》處釋文。另2月23日致張信札中言及：“在來青閣見到薛應旂《憲章錄》一部，絕佳，索價五百圓……此書絕罕見，所見都為不全者。此是天一閣舊藏，初印乾淨，雖為萬曆初年刊，實極可貴。此類史料書，為四庫所斥者（見四庫存目），我輩必須收下。”^⑰收據丙28：1940年3月，來青閣書莊，明板白皮紙《憲章錄》十本，350圓。

【崇禎刊《石倉詩選》（明詩至六集止）、弘光乙酉刊本《雪竇山寺志略》

(極罕見)、崇禎刊本《寓山志》、】

按：鄭先生3月20日的信札中記述“昨午在來青閣見到弘光刊《雪竇山寺志略》一冊（弘光刊，最罕見），及《寓山志》二冊，立即購之歸，恐稍一躊躇，便將爲平買所奪也……終以五十八圓得之。”購書時間與收據存單有差，收據丙21：1940年3月16日，來青閣書莊，《寓山志》、《雪竇寺志略》。不過彌補了收據書價闕漏。

【萬曆刊田藝衡《留青日札》等。】

按：收據丙20：1940年3月17日，傳薪書店，明刊《留青日札》。在3月13日致鏞信札中提及，將《留青日札》樣本送上審定，“共十二冊，極罕見，要價二百六十圓，可還一百六十圓。”^②

【尚在議價及接洽中者有：明藍格抄本《說郛》（書未寄到）、】

按：此書6月購得，收據丙108：1940年6月4日，上海書林，《說郛》，150圓，經手人王琦。

【萬曆刊本《牛首山志》（有徐燉跋）、】

按：收據丙24：1940年3月19日，此爲預付《牛首山志》、《寶日堂志》等書款，因未決定，故未結賬。2000圓，文殿閣書莊，王淳馥。而在3月20日，鄭先生書便將預付的這兩種交由張壽鏞先生鑒定，並建議“萬不可放手，以有關文獻甚大也”。^③

【明刊殘本《大明集禮憲章類編》等。零購之書，於近代史料及清人集外，皆以罕見珍本爲主。由李賈紫東介紹，取得劉晦之藏季滄葦輯《全唐詩底稿》凡一百十九冊，皆以明刊諸唐人集剪貼，其中間並有宋板書在內（惟僅見首函，未觀宋板），殆集明刊唐詩集之大成，且足發清人輯《全唐詩》掠竊之覆。惜索價至八千圓之鉅，雖極重視，卻不能不割愛，如先生覺有購置必要者，當再度與之商談，恐其價未必能多削減。】

按：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七號工作報告》中提及，1941年1月底購得季滄葦（振宜）《全唐詩集》底本（百衲本）二十四套（原裝未動），價八百圓。^④此本現存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，1976年曾影印出版，是錢謙益、季振宜遞輯的《全唐詩》底本。季氏生前贈與好友顧崧，近代曾歸蔣祖詒“密韻樓”收藏。而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季氏《全唐詩》，是季振宜找人謄清的另一稿本，曾進入內府，是康熙《御定全唐詩》的重要底本。此本也是在1941年前後爲鄭振鐸購得，解放前被暫放在港大馮平山圖書館，後寄回內地^⑤。而實際上，鄭先生1940年3月17日給壽鏞先生信函中曾提及，已同時見到季氏的底本和謄清本。謄清本凡一百五十八冊（原闕二冊），爲鄧邦述群碧樓藏書。並且認爲，“底本較謄清本高出多……（底本）以其中剪貼之本，佳品不少，實集唐人集之大成，可作爲重輯全唐詩之基礎。……菊老（按：張元濟）云：尚有宋刻本在內。此書不僅足發清廷竊取李氏書之覆，且實足以匡正《全唐詩》妄改妄刪之謬不

鮮也”^①。寥寥數語，對季氏底本價值的評價十分貼切。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》中已購群碧樓藏書中即有此謄清本，於1940年4月成交。^②

【又有《石林詩話》二卷（共四十八頁，陳仁子刊，或誤為宋板，實際引數初刊之最上品），索價至一千三百圓，且至刊登《字林報》，求售外人，殊為可惡，曾數次相商，亦未談妥。平賈淳馥（文殿閣）有明刊本劉夢得《中山集》（此書除日本某氏藏宋本外，明刊極罕見），索價至千金，亦未能商定。】

按：前文所述《牛首山志》，《中山集》曾一同交至張壽鏞處鑒定。另鄭振鐸書信中多次提及競購不已的北平書賈，此平賈與收據中的核對便可知為北平文殿閣書莊的商人王淳馥。

除了《南樞志》、《大明集禮憲章類編》及《石林詩話》等三五種，收據存單及信札均未留有記錄之外，《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》中所述及的古籍，都能與其餘兩種記錄相對照。而這僅僅是1940年初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成立未久的輝煌“戰果”，在接下來近兩年的時間裏，餘下的八份工作報告中還記錄著數量浩繁、價值重大的古籍，皆全賴“文獻保存同志會”之力搶救保存，鄭振鐸等人的功績還亟待深入發掘。

注釋：

①陳福康：《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》，《出版史料》2001年第1輯，第88頁。

②劉哲民、陳政文編：《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——鄭振鐸先生書信集》（以下簡稱《書信集》）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6頁。

③《書信集》，第12頁。

④《書信集》，第13頁。

⑤《書信集》，第23頁。

⑥《書信集》，第25頁。

⑦《書信集》，第28頁。

⑧《書信集》，第28頁。

⑨《書信集》，第30頁。

⑩《書信集》，第28—29頁。

⑪《書信集》，第30、32頁。

⑫《書信集》，第6頁。

⑬《書信集》，第17頁。

⑭《書信集》，第25頁。

⑮《書信集》，第19頁。

⑯《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》，第93頁。

⑰《書信集》，第29頁。

⑱《書信集》，第8頁。

⑲《書信集》，第14頁。

⑳《書信集》，第32頁。

㉑在2月16日鄭氏致壽鏞先生的信札中提及。見《書信集》，第8頁。

- ②②《書信集》，第 29 頁。
- ②③《書信集》，第 29 頁。
- ②④《書信集》，第 20—21 頁。
- ②⑤《書信集》，第 23 頁。
- ②⑥《書信集》，第 10—11 頁。
- ②⑦《書信集》，第 19 頁。
- ②⑧《書信集》，第 28 頁。
- ②⑨陳福康：《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（續）》，《出版史料》2004 年第 1 期，第 115 頁。
- ③⑩羅煥好：《故宮所藏季振宜〈全唐詩〉的來歷》，《山東圖書館季刊》2004 年第 2 期，第 107—108 頁。
- ③⑪《書信集》，第 21—22 頁。
- ③⑫《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》，第 92 頁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）